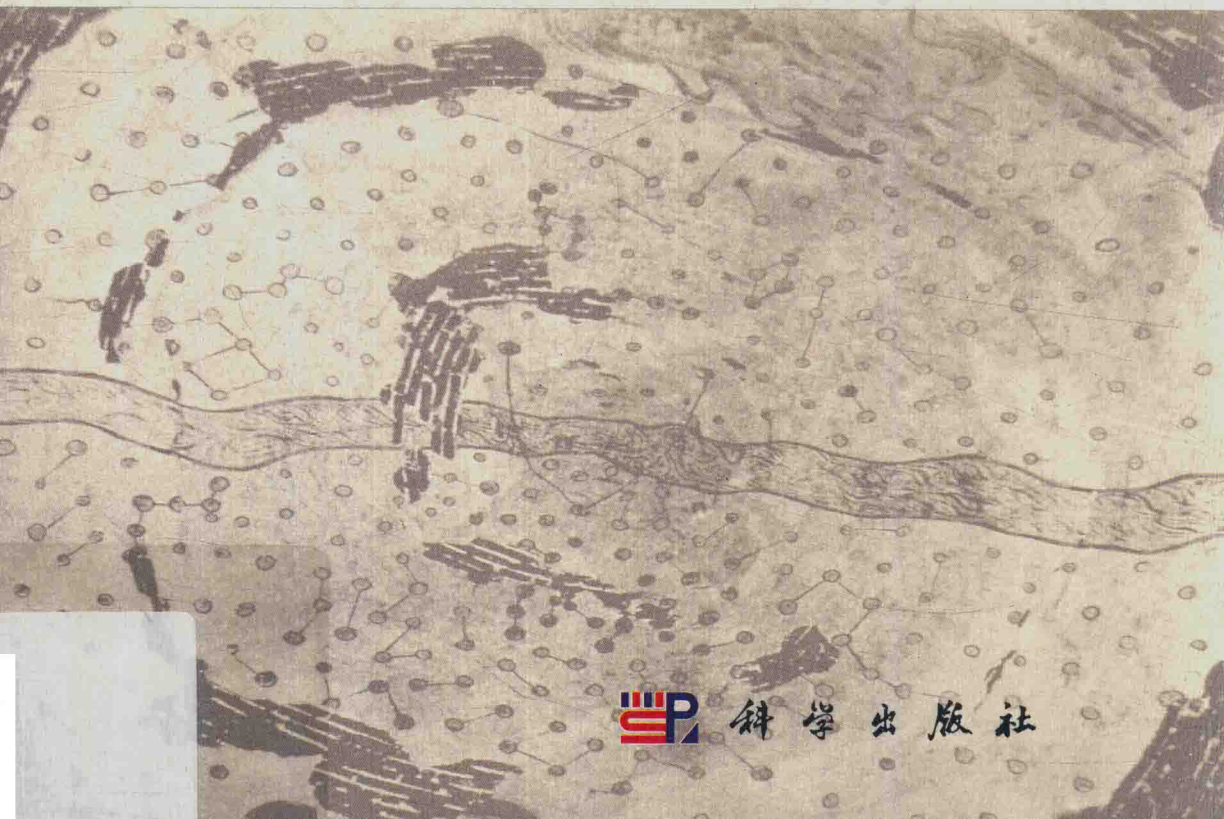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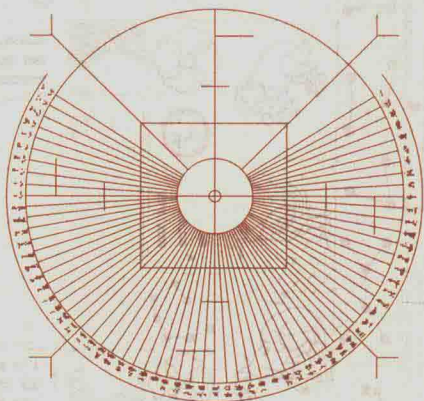


李志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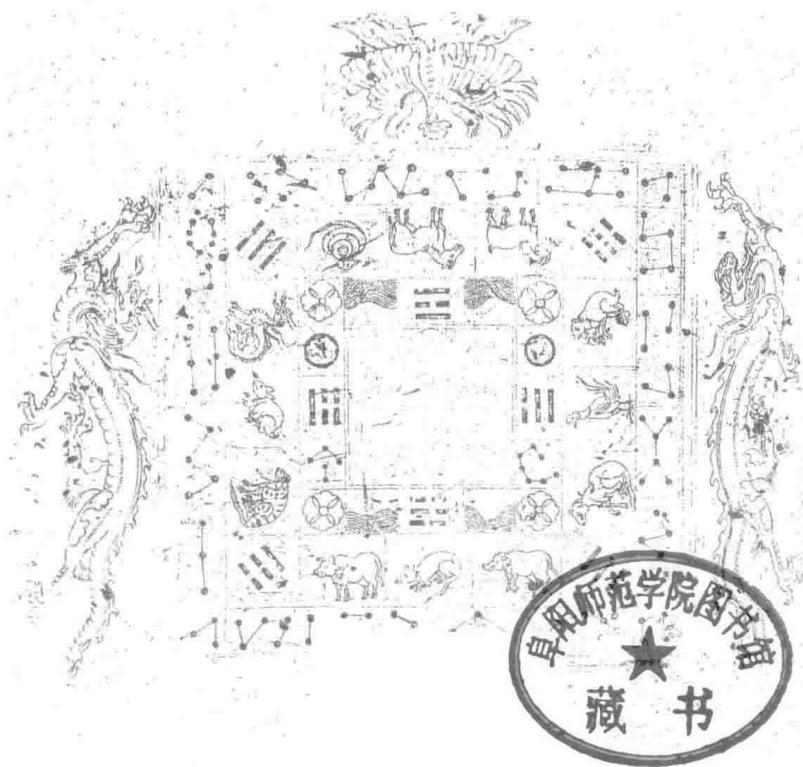
科技古汉语



科学出版社

科技古汉语

李志超/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对古汉语做出综论之后，分别以“解字”“释文”“说器”三章，摘取重点的文字和史料，作为典型进行分析解读。突出逻辑和实证的方法，以继承晚近三百年考据训诂的优秀传统。所取讨论对象多为最常见的语词，例如天地、万物、有无、终始等，以及时空计量仪器，数学、天文、物理、生物、科技等文献。

本书内容丰富，可供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关心的读者参考，也适合社科人文类学科师生阅读收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古汉语 /李志超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03-053796-6

I. ①科… II. ①李… III. ①科学技术—古汉语 IV. ①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9136号

责任编辑: 侯俊琳 樊 飞 / 责任校对: 张小霞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3/4

字数: 209 000

定价: 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自序

训诂学是国学精华，但以现代科技史学科要求则远未尽如人意。这一状态关联到哲学史，遂令中国古典哲学的解读大出难题。本书为科技史学研究生解决古文献中的疑难作示范。

引文出处参考笔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国学薪火》《中国宇宙学史》《中国水钟史》，以及其他笔者著作。

第一章讲原理和概况，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第三两章的内容看似近似，差别是：第二章重在单字，第三章则重在义理分析。第四章是研究古器物史料的范例，不是实物考古，是文字史料的解释，但可供实物考古和复原参考。

所引古文一般不做译解（所用古文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教师讲课可酌情处理，学员能读懂就不必讲。

李志超

2015年4月21日于合肥

目 录

自序 / i

第一章 综论 / 001

- 一、概况 / 001
- 二、科学思维与科技汉语史 / 006
- 三、《尔雅》《方言》——文献考据范例 / 009
- 四、汉字原典与科技训诂 / 011
- 五、《考工记》及科技训诂方法 / 019
- 六、批驳反训说，兼论训诂学取向 / 026

第二章 解字 / 033

- 一、天文类 / 033
 - 1. 《国语》的伐殷天象 / 033
 - 2. 夏仲康日食 / 042
 - 3. 《尧典》天文 / 045
 - 4. 四季节气概念的建立 / 048
- 二、自然哲学类 / 055
 - 1. 《老子》开篇创名解 / 055
 - 2. 道源于易 / 060

3. “终”及“原始反终”解 / 061
 4. 《易·系辞》第四章 / 063
 5. 抱一是易道整体论 / 065
 6. 说“机” / 069
 7. “玄机”考 / 075
 8. 道与器 / 077
 9. 天与道孰大? / 079
 10. “大逝远反”解 / 081
 11. 营魄解 / 083
 12. 神的概念起源于人 / 084
- 三、人文类 / 087
1. 祀异于祭 / 087
 2. 说“义”及“越” / 089
 3. 释越 / 094
 4. 立名——人生观的信息意识 / 095
- 四、科技类 / 097
1. 《庄子》的“野马” / 097
 2. 《考工记》的“面势” / 099
 3. 《吕氏春秋》的“阮喻” / 101
 4. 考“仪” / 103
 5. 《墨经》的“庠” / 109
 6. 《墨经》小孔成像 / 111
 7. 《墨经》的“昊” / 112
 8. “沙漠”考 / 118
 9. 汉语“玻璃”的来源 / 120

第三章 释文 / 126

1. 思想史的开端 / 126

2. 《管子·水地》解 / 127
3. 《墨经》时空观 / 132
4. 《墨经》有无论 / 138
5. 《墨经》的“端” / 142
6. 《老子》的矛盾论 / 148
7. 《庄子·齐物论》 / 152
8. 《史记》的“神、人、物” / 154
9. 《列子》的时空观和物质观 / 157
10. 宇宙的无限性 / 159
11. 《阴符经》 / 161
12. 《大冶赋》 / 166

第四章 说器 / 179

1. 《论衡》的司南 / 179
2. 《考灵耀》的“玉仪” / 183
3. 候风地动仪 / 185
4. 《浮漏议》 / 198
5. 唐开元黄道游仪 / 204

第一章 综 论

一、概况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文化。

文化是个人精神的社会集成和历史积淀，是养育个人精神并对之起规范、导引和集成作用的信息体系。文化的表现形式以语言为主。

一切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的当下表现是信息，故表现文化史的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掌握古汉语在中国是学者文化修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要深度把握文化史，则必须熟悉哲学和科技的古汉语，主要是古典经史的语言文字。这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是必过的一关，要下功夫。

汉字历史三千多年，一以贯之演化至今，全世界独一无二。它记录了中国文化，并支持着现代中国在全世界参与和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国古老文化遗产大有可供现代西方学者参考借鉴的内涵，而那是用汉字表述的。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当下国内的高等教育和前沿科技交流也是以汉语汉字为主。所以，汉语汉字之学是世界性的重大学科。这种研究的实证资料只能是历史，那原是训诂学的对象。但是，传统的训诂学界对科技很疏远，而科技界则很疏于语言文字之学。为满足时代需求，要做艰苦开辟，做示范性研究，大力宣传。一部中国文化史是变化发展的历史，是进步的历

史。古代文化是什么样子？肯定与现代差别甚大，要准确了解古代，真正读懂古典文献，必须作艰苦的学术研究。

从一开始，汉语就是单音节的。而文字与此相应，是单音节多元复合图形符号。最初当然多是象形，即二维的图画单元，这就是公元前13世纪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因为自孔子时期就已经没有再提到过甲骨文的事，直到20世纪初，学者都不知有甲骨文。西周有金文传世，后来的篆文因写于简帛，原本传留很少。统观比较金文和简册，金文较为简洁规整，而简册的文字多有非规范者。这大概是因为金石刻铸的成本和价位远高于简册，所以考古出土简册的学术参考价值大大低于金石。

到秦统一文字创立隶书，汉字基本定型。随着毛笔的改进，汉末乃有楷书。有史以来的汉字虽以形为主，却已超越象形，很多字是抽象词，原来篆文的象形已经变得面貌全非。现代汉字很少如“一、二、三”看得出像什么，“天、地、人”已不再象形了。

隶书和楷书对篆文的改进主要是：一，笔画简化、规范为少数易写的标准模式；二，创设少数通用偏旁，复杂单字以积木方式构成，立造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原则。这两条改革使汉字较此前易记、易写、易创新字，奠定了两千多年汉字文化基础。

西方的拼音文字以记音为主，形以表音；汉字则以形为主，照顾读音。若说拼音文字是“一维”的，则汉字是“二维”的，从时空密度说，信息容量大得多。汉字书面语简洁典雅，不受地方口音影响而分化，相对独立，更强力引导口语演进，对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起了根本性作用。加上造纸和印刷技术早熟，于是就超越地区局限造成大一统的全国汉字文化，并远播东亚各国，延续至今自成一统。

说到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早年中国流行文字改革拼音化的意见，偏向轻视贬低汉字书面语的作用。实际上，自从汉字产生，书面语的作用即有了口语所不能代替者，大大提高了汉语的表现力，使原始口语丰富化、精密化。例如“含义”“含意”“涵义”，在口语不能分辨，而在书面上却各有微妙差别。至于晚近的科技汉语则远非口语所能胜任。事实上拼音化之所以不

行，重要原因就是汉字的功能无可取代。少年儿童学习汉字之所以要费掉很多时间，是因为这本就是在从头学习一种新形式的语言。常见老年文盲说年轻人说话文绉绉听不懂，就是在文盲的语汇中缺少很多语词。汉字语言中有很多来自古文的成语，这使中小学语文课教古文更为必要。时新媒体传播的缩略词（多是缩写拉丁字头）传播不出内涵来。至于文学戏剧，特别是京剧、昆曲，为古汉语的精华继承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五千年传统文化的重大承担者——汉字，是那么简单说废就废得了的吗？真是儿戏！

汉代人大量造字。《康熙字典》近五万字，其中八九成是汉代所造，今皆废而不用。此事反映语言本性：实际事物无穷多样，语言不是录音录像，不能为每一实事实物立词。一切语词都是在一定层次上对实际的概括、综合、抽象，但同时也是辨异、分析、实指，是同异分合的辩证法的典型表现。婴儿学会第一个语词大概是“妈妈”，单指一个人，但不包括其细节结构和历史。

分析没有底。这不是指物质的纯空间结构细分。电子和光子是物理学物质结构的近乎终极分析的概念。但是全同性原理决定，不能分辨单个电子或光子。中国 13 亿人都有名字，不能为此造 13 亿个单字，以二三字组合取名也不可能没有重复。现代汉字无须多加新字，足可以应付今后几百年文化发展之需。而拼音文字就不行了。汉代人造的字就像古今一切芸芸众生的名字一样，大多湮灭在无穷宇宙的历史中。现代无论中外也都有人喜欢自创新词，如网络语，其中很多不能有效地被用于交流记忆和思维，则将同样埋没。名以指义，义者实际之分析的因果、结构、性状而已。名的效率，取其指义之为人群共识度高低，专业名词则要业内共识。中国古代历法作者多有把前人已经定名的概念重立新名者，其文虽载于史册，却因指义生僻，不被后人赞赏，妨害推广。

实际的复杂多样要求立名无数，几千个常用单字不够用，就要造复合词。譬如马，曾用“駉”或“骠”表示黑马，现在只说“黑马”。言语陈述要表达事物的关系——因果结构等，那要好多个单词组合成句。形成整句才

是有意义的信息。一个单词只能作简化的呼叫、可否、警告、惊叹……句子构成的规则是语法，语法随语种不同。如“人吃狼”与“狼吃人”不同，语序有指义性是汉语语法规定。陈述的易懂性不仅决定于语法，更要逻辑。逻辑与语种无关，是客观自然的通理。人在学说话的同时就在学逻辑，大师学者不必专修逻辑学，却不能是文盲。所谓“逻辑学”，是以“自然逻辑”为对象的学科，现实的逻辑学不一定正确反映自然逻辑。

凡指实的语词都可用共识内涵作成定义，定义并不确定，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为：一，事物不停变化；二，每人经验不同。语言的模糊性是知识和科学发展进步的思维动因，是个人创造性思维的基础。逻辑学要求定义明确，似乎与此相反，然而这个要求只是针对在言语陈述中前后文涉及的名词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名词概念及其关系只是陈述主体所掌握的人际共识内涵，可能反映实际的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但毕竟不是实际。逻辑的功能是对有限的明确的概念群规定同异因果关系。

创新思维破概念，不破逻辑。

欧几里得几何学之所以表现出明晰的逻辑严密性，是因为所涉概念内涵非常简单，模糊性很低，几乎不能以概念的反常解说改变其逻辑关系，还是出了非欧几何。物理学也以最简单概念为对象，故能承继欧氏几何学的逻辑方式立论。西方由此进入近代科学之门，并发展出巨大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养成崇拜简单性的思维习惯，然而，实际存在却不是简单的。“唯简论”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数学一样以简单概念为主。“易”为易简，但却是统繁为简，以简驭繁，是“变易论”“机发论”。这也是读医古文的诀窍。

汉字古典解读要点是阐明原作者所把握的概念内涵，那在整篇中应是明确的而非模糊的，只是逾时甚久，我们理解经常不准确。解决问题的路径首先是从当时其他史料比较参证，求证字义。考证字的音形虽非最终目的，但有助于参定字义的使用思路条件，也是训诂学的有用信息。一般性单字内涵宽泛，考证难度大，科技名词内涵相对简单明确，容易研究。更要紧的是，科技总是社会文化的基础核心。按各门科学创生发展通例，都从简易入手，

则语言学从科技汉语史入手是正道。然而科技名词与一般语词之间没有明显界限。

科技是总体文化的主角，本身就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且与现实生活总体密不可分。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孤立明确的科技汉语史，只有以科技为中心的汉字语言史。犹如现代物理学不能说是只管探索物质的最一般规律和结构，而应说是以寻求物质的终极分析知识为中心的学科。这才与语词模糊性一致。科技文化的特性是思维务实而精深。从精深性说，与哲学最密切。古代哲学与科学不是泾渭分明的。科技汉语史的研究与中国哲学史关系密切，不仅宇宙学、物理学饱含哲理，生命科学和医学，以及复杂对象学科更甚。

早期汉字多是指称具体的，而后才逐渐转化出抽象之义。如“天”，原即指日月星所在之上苍，后来用以指称抽象的大自然或宇宙。“地”之先只有“土”，如甲骨文、《周易》的卦爻辞、《尚书·禹贡》，也是仅指脚下生发草木的土壤，不包括山石河海。约从公元前8～前7世纪出现“地”字，指义超越直观视野，与狭义的“天”对应。战国初期出现复合词“天地”，指称抽象的宇宙空间。宇宙学概念的早期生发进化是文化中高级学术进步的标志，物理学萌芽了。“中”字原是立竿测影之象，现在仅存的是属于时空数形之义。“中和”指恰如其分的和谐关系，“中庸”指实践的精确控制。“物”原指牛，后扩张到动物，再后才有泛指实在物体或物质的哲学之义。《管子·水地》《易传》《周髀》《灵宪》等古书的“物”或“万物”必须如此解释。张载名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物也是动物，他是说“动物与我们是同类”。许多中国哲学史著作以抽象的物质解说这些古文，铸成大错。

现代粗心的学者犯此类错误通常是以今代古。以“物”字为例，他们太熟悉现代语言中“物”字的抽象意义，读古书时不假思索就理解此字为物质、实体对象……又如“时”字，现代含义是时间、时刻、时机……春秋以前却只是季节。至于“封建”，百年前是指周王朝的政治制度，被秦始皇明令废除了的，近百年却被用于指称一切皇权政治及其派生的社会上层建筑。

如此说来，古汉语的学问也没有多大的奥妙，无非是小心谨慎，碰到太熟悉的抽象词不要简单理解为现代意义就是了。

问题是现代流行字书、词典很多误导读者，怎么处理它们，这才是专业学者的艰巨任务。

二、科学思维与科技汉语史

中学课本选材有“愚公移山”“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罕见阐发其思维发展史内涵者。请问这些饱含深刻哲理的寓言的作者有没有作出理论解说？一般没有，那都是古初文化的原始思维，不成理论。在老子和孔子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抽象概念很少，没有现代那种厚厚的通篇抽象语词的哲学巨著。上古哲人要陈述一条大道理，只能编个故事讲。《圣经》是故事，佛经原典也大讲故事（例如《百喻经》），《列子·汤问》全是故事，中间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

《周易》是上古史官的占卜/预测手册。商周时代科学理性萌芽初期，人们没有更好的预测手段，神秘思想不能避免。从思维发展史角度看，《周易》的卦爻辞满是具象语言，如“见龙在田”“有鬼一车”之类。如果明白当时很少抽象语词，就能理解这种话语的沉重承担——那也是严肃的思维，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思维也有理性。胡适、钱穆等“五四”学者对邹衍的阴阳五行很反感，就是缺乏思想史观念，把古代的求索苦功一概骂倒。可是现在有人把“取象比类”抬高到可以取代严密科学思维的方法论高度，并命名“象科学”，那也过头了。仅有比象不成科学。《老子》已经超越比象发展了很抽象的哲学语言。严密的科学和哲学思维必须上升到高级抽象水平，这既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也是科普工作的终极目标。科普家不应满足于讲故事。

中国的科学史家若要懂中国科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就要读古文。困难在于，迄今为止，我们的古汉语学科在科技文化史领域的开拓远远不够，中国科技史学不得不自行解决语文难题。中国与外国不同，我们的文献典籍累积延续三千多年，文字音义既是世代传承的，又有明显的历史演变，很多抽象词原出于具象。许多文科学者犯了以今代古解读古典的严重失误。例如《管子·水地》的“物”被误解为哲学的物质，实际原义只是动

物。于是本来是一篇极好的生命科学假说论文，却被说成是多位作者杂凑的烂文章。“仪器”“机器”是最基本的科技用语。可是“仪”字自隋唐起，失其原义——标准立柱，此后千余年儒师注解古书，于此字多不得要领。而“机”字，从《庄子》《系辞》发展出抽象内涵——信息控制，则被现代哲学史家忘得一干二净。

有关人类活动历史的科学，它所需的实证资料只能是各种载体贮存的信息。只有口头传说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的上古时期叫做“史前时代”。俗话说“口说无凭”，把传说作为一种实证，可靠性不高。史前时代的实证资料主要是考古学成果。这些资料决然是不全的，正如物理学一样，即便是主动布置的实验，观察和记录也只能顾及主观思虑所及的问题，不管现象中含有多么重大的情况，观察者没有思想准备就不会被记录了。然而一切事物都是多多少少彼此相关的，史学研究就是依靠这种相关性，由点及面，由部分及全体，运用逻辑推理以求知历史。于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原始记录的真实性对推理结果的正误就十分重要。这种关联与物理学的全息相似。

看一看中国的作为实证的原典，比较而言，西方史学的原典状况远远不如中国那么好。在用文字记史以前，中国就有世袭的专职史官，他们有极严格的职业规范，不许在传史中随意增加虚拟的内容。甲骨文的“史”字是官名。上头一个“口”加中贯的一竖（注意那不是“中”字）表示口传古往今来之事；下边是个“手”，表示以往的实有或经手主管。有人说那是以手执笔之像，但早初史官只用口述传史，那时文字尚未发明。甲骨文只用于占卜，尚未用以记史。自从春秋有文字史录，汉文化的主导民族及其语言文字未曾大变过，且自秦以降汉字基本定型，文献的保存意识深重，状况不能不说是相当好的。到了近代，中国学人更发展了精密严谨的考据训诂之学，清儒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都说那是与同时的西方自然科学有同等水平的逻辑性和实证性的科学。到20世纪则更有疑古派把原典研究逼向客观化的极境。其实，对传世的古代文献提出怀疑，在中国是个古老的学术传统。欧阳修怀疑《易传》的作者不是孔子，朱熹怀疑他读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康有为怀疑刘歆伪造《左传》……疑古之风历代不绝。至于明目张胆

的伪学谎言，像汉代的讖纬之类，即便是有皇帝支持，也终于被揭穿而付之一炬。在古代文化史领域，可以说中国领先世界。

有人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史官文化”，虽然片面，但就其反映史学文献研究的特色而言则是对的。况且，《老子》作为中国最早的纯哲学书，其宇宙观就是以人文历史为基础。多有说史前的中国史官是巫师者，这是夸大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对应的西方古代文化则应称之为“神学文化”或“宗教文化”，正与史官文化为两极对立，那里的上古才是巫师文化。同样，说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以星占为主导的也不对。以《墨经》为例，此书大概是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墨家所作，内有很多自然科学，也有宇宙学的重要信息（其中多与《老子》相关）。此书命运奇特，本来研读者就很少，晋代学者鲁胜作了古代最后一次研究，就无人过问了，过了十五个世纪，被清代学者毕沅从道教书库里翻出来“破译”成功，竟成一重要学术领域。另一史学史的典型事例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世系真实性之案。此事再一次证明：中国古代从四千年前就有极为严格的史官传统。

问题重要在于使用汉语的学习和思维。语词是符号，其功用是从记忆中引出大串相关意识。语词含义虽有群体共识，但又每人各有特异的意会。汉语历史漫长，文献丰富，使用人口众多，于是使这种差异极为复杂微妙，诗人得以推敲斟酌，表现联翩浮想。例如用“机”字的抽象复合词很多，做文章要使用就颇费斟酌。“仪表”一词则两用于测量和人貌。这在文化创新是优势，却也是思维混乱的深渊。古今皆然。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中国人面临翻译和自创大量新语词的重任，语言教养薄弱将导致汉语发展重蹈人口、城市和工业盲目发展的覆辙。现今科技教育急需科学的语言学指导以避害趋利。

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所以语言学理论半是哲学，科学化则要从语言史入手。汉字历史有最长的连续性，是语言史研究的首选。从语义分类看，最适合研究的是科技语言史，因为唯此为最丰富、最简明。诗的语言最不适合，虽然科技家也需要诗的想象力。

三、《尔雅》《方言》——文献考据范例

《尔雅》和《方言》是秦汉时期成书的最早的训解词义的著作。本节主要是介绍《四库全书提要》。

《尔雅》目录：【卷一 释诂，卷二 释言，卷三 释训、释亲，卷四 释宫、释器，卷五 释乐、释天，卷六 释地、释丘，卷七 释山、释水，卷八 释草，卷九 释木、释虫，卷十 释鱼、释鸟，卷十一 释兽、释畜。】

《四库全书提要》：【《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等疏。治《尔雅》者，自犍为文学（据“注解传述人”说：“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而下，共十余家。璞荟萃为注。陆德明谓其洽闻强识，为世所重。自是以后，为解义者甚多。《释文》而外，传者甚少。晁公武曰：“旧有孙炎、高璉疏，以其浅略，命昺等别著此书。其后，若陆佃之《埤雅》罗愿之《尔雅翼》又因邢疏而广之者也。明刻本不载《释文》，今补入，又取郑樵注本参校，是正为多，皆乾隆四年奉敕校定本也。】

按唐陆德明：【《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

本书有时引用此书，从那里可略见其性质。

《方言》是西汉扬雄所撰，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其12和13两卷并不都是方言，如“易，始也”是说明《易》与《老子》之关联。

《四库全书提要》很长，但可作考据的典型看：【《方言》十三卷，旧本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晋书·郭璞传》有注《方言》之文，而《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一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

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登记）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既称在成帝时，不应称“孝成皇帝”]一条；及[东汉明帝始讳“庄”，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一条，则未深中其要领。考书首“成帝时”云云，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传写舛讹，致与书连为一，实非歆之本词，文义尚厘然可辨。书中载“杨庄”之名不作“严”字，实未尝预为明帝讳。其严君平字或后人传写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断是书之伪。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于《方言》。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亦皆不标“扬雄方言”字，知当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故马郑诸儒未尝称述。至东汉之末，应劭始有是说。魏孙炎注《尔雅》“莫辨螳螂蝉”字，晋杜预注《左传》“授师子焉”句，始递相征引。沿及东晋，郭璞遂注其书。后儒皆称扬雄《方言》，盖由于是。然劭序称《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则字数较原本几溢三千。雄与刘歆往返书皆称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称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并载扬雄《方言》十三卷，与今本同。则卷数较原本阙其二。均为抵牾不合。考雄答歆书称：“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如可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书，歆借观而未得，故七略不载，汉志亦不著录。后或侯芭之流收其残稿，私相传述，阅时既久不免于辗转附益，如徐铉之《增说文》，故字多于前。厥后传其学者，以汉志无方言之名，恐滋疑窦，而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证其实出于雄，遂并为十三卷，以就其数，故卷减于昔欤。反复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亦疑以传疑之义也。雄及刘歆二书，据李善《文选注》引“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句，已称《方言》，则自隋唐以来，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书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奥，训义深隐，校讎者